

摘要

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释放了农村地区的剩余劳动力，促使农村家庭的收入水平提高，进而提高了农村家庭的消费水平，使得城乡消费差距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消费不仅是促进经济健康增长的关键要素，也是人民幸福指数的重要衡量标准。然而目前我国的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仍然较大，城乡居民在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上存在较大差距，这将严重影响我国所期盼的共同富裕目标的达成。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城乡消费差距的研究近年被学术界关注，二者究竟有何关系，值得我们探究。

本文以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为切入点，基于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托达罗模型、预防性储蓄理论以及生命周期与持久收入理论，分析探讨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城乡消费差距的作用机理，为实证检验提供理论支撑。在此基础上，本文运用省级面板数据及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从宏观视角和微观视角分别采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在宏观视角下，本文首先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现状及其演变特征和城乡消费差距的现状进行了分析，随后采用省级面板数据，对此实证分析，得出宏观视角下的结论。在微观视角下，本文首先利用三期 CFPS 数据构成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基础回归，在此基础上利用变量更换法和模型替换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然后对不同特征家庭进行实证分析，判断不同家庭中劳动力流动对其消费差距有何影响。

本文研究发现：（1）在一定范围内，农村劳动力流动有助于缩小城乡消费差距。在宏观层面上，当农村劳动力流动水平较小时，提高劳动力流动水平可以缩小城乡消费差距；在微观层面上，存在劳动力流动的农村家庭比没有劳动力流动的农村家庭，其与城镇消费的差距更小。（2）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呈现出非线性关系，这种非线性关系体现为 U 型关系，即随着农村劳动力流动水平的提高，城乡消费差距将呈现出先缩小后扩大的趋势。（3）农村劳动力流动通过劳动生产率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而影响消费差距：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劳动生产率呈倒 U 型，劳动力生产率与收入差距负相关，收入差距与消费差距正相关。（4）对于不同特征的农村家庭，劳动力流动对其与城镇之间的消费差距的影响也不同。中部地区、中等收入水平以及孩子数量少的家庭，发生劳动力流动可以减少的消费差距比其他家庭更大。在发生劳动力流动的家庭中，东部地区、中等收入水平以及孩子数量多的家庭随着劳动力流动水平的提高，消费差距扩大的程度更大。

关键词：劳动力流动；城乡二元结构；消费差距

Abstract

Rural labor transfer to city, the release of the surplus labor in rural areas, the income level of rural families, and raise the level of consumption of rural households, the consumption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a certain extent. Consumption is not only a key factor in promoting healthy economic growth, but also an important measure of people's happiness. However, the consumption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 China is still large,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 for a better life need to meet, there is a big gap on this will seriously affect our country expected to the achievement of common prosperity goal. In recent years, research on rural labor mobility and urban-rural consumption gap, academia is two relation, how worthy of our inquir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dual economic structure, Todaro model, precautionary savings theory and life cycle and enduring income theory,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rural labor mobility on the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gap,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empirical testing.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uses provincial panel data and Chinese Household Tracking Survey (CFPS) data to conduct empirical tests from macro and micro perspectives using fixed effect regression model. Under the macroscopic Angle of view, this article first to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ural labor migration and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consumption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re analyzed. Then, this paper adopts provincial panel data to conduct empirical tests and draws macro-level conclusions. From the micro perspective, this paper first uses the unbalanced panel data of the three phases of CFPS to conduct fundamental regression, and then uses the variable replacement method and model replacement method to conduct robustness test. Then, empirical analysis is conducted on households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to determine the impact of labor mobility on their consumption gap.

This paper finds that: (1) In a certain range, rural labor mobility helps narrow the urban-rural consumption gap. At the macro level, when the level of rural labor mobility is small, improving the level of labor mobility can narrow the urban-rural consumption gap; At the micro level, the gap between rural households with labor mobility and urban consumption is smaller than that without labor mobility. (2) There

is a non-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labor mobility and urban-rural consumption gap, which is reflected in a U-shaped relationship. That is,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rural labor mobility, the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gap will shrink before expanding. At the micro level, this non-linear relationship shows that the consumption gap of families with labor mobility is smaller than that of families without labor mobility, while in families with labor mobility, the consumption gap will widen as labor mobility increases. Through further empirical testing of the nonlinear relationship at the micro level, it is found that the nonlinear relationship at the micro level is also u-shaped. (3) Rural labor mobility affects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through labor productivity, and then affects the consumption gap: rural labor mobility and labor productivity are inverted U-shaped, labor productivity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income gap, and income gap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consumption gap. (4) For rural households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the impact of labor mobility on the urban-rural consumption gap is also different. Families in the central region, middle income level and those with small number of children can reduce the consumption gap by labor mobility more than other families. Among the families with labor mobility, the consumption gap expands more with the increase of labor mobility in eastern regions, middle income level and families with large number of children.

Key Words: labor mobility;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Consumption gap

目 录

摘 要	I
Abstract	II
第 1 章 引言	1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1
1.1.1 选题背景	1
1.1.2 研究意义	2
1.2 文献综述	2
1.2.1 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研究	2
1.2.2 关于消费差距的研究	4
1.2.3 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影响的研究	6
1.2.4 文献评述	6
1.3 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7
1.3.1 研究思路	7
1.3.2 研究内容	7
1.3.3 研究方法	9
1.4 创新与不足	9
1.4.1 创新之处	9
1.4.2 不足之处	9
第 2 章 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理论分析	10
2.1 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理论基础	10
2.1.1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10
2.1.2 托达罗模型	11
2.1.3 预防性储蓄理论	11
2.1.4 生命周期和持久收入理论	12
2.2 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机制分析	12
2.2.1 微观机制	12
2.2.2 宏观机制	14
2.3 本章小结	15
第 3 章 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城乡消费差距的现状 & 特征分析	16
3.1 农村劳动力流动现状及特征分析	16
3.1.1 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历史分析	16

3.1.2 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现状分析	17
3.1.3 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特征分析	19
3.2 城乡居民总消费及各类型消费差距现状	21
3.2.1 城乡居民总消费差距现状	21
3.2.2 城乡居民各类型消费差距现状	23
3.3 本章小结	25
第 4 章 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实证分析	26
4.1 实证分析：宏观层面	26
4.1.1 数据来源、模型构建和变量说明	26
4.1.2 基准回归结果	27
4.1.3 异质性检验	29
4.1.4 机制检验	32
4.1.5 内生性检验	33
4.2 实证分析：微观层面	34
4.2.1 数据来源、模型构建和变量说明	35
4.2.2 基准回归结果	37
4.2.3 稳健性检验	42
4.2.4 异质性检验	44
4.3 本章小结	51
第 5 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52
5.1 结论	52
5.2 政策建议	53
参考文献	55
个人简历及硕士研究生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58
致 谢	59

第 1 章 引言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1.1.1 选题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立足国情不断探索经济体制改革。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我国的经济体制逐步得到完善，要素配置向公平合理方向转变，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经济实现高速发展。然而在经济不断增长的同时，城乡二元结构也逐渐形成，城乡差距成为大众密切关注的民生问题。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0 年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绝对差值达到 13294 元，相比于 2010 年增长了一倍，且农村人均消费水平比城镇人均消费水平的发展落后了十年，可见我国农村居民消费仍处于较低水平。受到中美贸易战及新冠疫情的影响，依赖出口与投资的经济增长方式表现出弊端，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成为当前保持我国经济良性增长的重要方式。此外，城乡居民之间巨大的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也严重制约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以及一定程度上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因此，释放农村消费潜力、降低城乡消费差距是解决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困局、提高人民消费公平性的关键之法。

改革开放后，国家首先对农村地区进行了大量的改革措施，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人民公社解体等，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在较大程度上解放了农村生产力。随后，针对城市的改革也开始逐步实施，推动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迅速崛起。与此同时，政府也放开了对劳动力转移的限制，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自此打开了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道路。2018 年我国外出务工农民共有 28836 万人，同比上涨 0.64%，其增量与前一年相比下降 297 万人。虽然目前农民工增量逐渐放缓，但其总量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务工不仅使得原先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有了“用武之地”增加了农村居民收入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农村消费，也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带来了显著的成果。然而，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流动也带来了明显的弊端，如农村空心化、农村人口老龄化、进城务工人员社会保障措施不完善等问题逐渐暴露，这也成为农村居民消费变化的重要原因。农村劳动力流动对于农村消费水平的提高进而促进城乡消费差距缩小究竟有何作用，值得我们探究。

本文以农村家庭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农村居民外出务工及城乡居民存在的消费差距的现状为基础，对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效果进行分析探讨，为我国在改善城乡二元结构方面提供更多的思路。

1.1.2 研究意义

在理论层面上，本文从流动视角探索城乡消费差距问题，丰富了城乡消费差距的学术成果。国内关于劳动力流动对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的研究已经相对丰富，但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研究其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关于劳动力流动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之间关系的文献相对比较少。因此本文结合城乡消费差距和劳动力流动现状的基础上，分析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机制与效果，这既是对我国消费差距研究的创新，也是对劳动力流动内涵的补充。同时本文从宏、微观两个方面探究劳动力流动对消费差距的影响，探讨其影响效果在两个视角上的异同，大大丰富了国内相关研究。

在现实层面上，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为政策制定方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帮助解决国内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消费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对于目前保持经济健康良性发展起到关键作用。改革开放后，农民进城务工成为“潮流”，大量农民外出非农就业，在解决了农村居民就业问题提高其家庭收入的同时，也使得农村居民消费得以快速上涨。然而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使得农村消费虽然每年增速显著，但城乡消费差距仍然较大，缩小趋势尚不明显。过大的消费差距不利于目前我国对于扩大内需的发展要求，也不利于实现农村居民对于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因此从公平性视角出发探寻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有利于为政策当局在制定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的相关政策时可以从其他的视角和思路考虑。

1.2 文献综述

1.2.1 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研究

目前以劳动力流动为主题的研究主要从其造成的影响及其形成原因两方面进行。其中，劳动力流动造成的影响主要包括对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对居民贫困问题的影响以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三个方面。在劳动力流动对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上，一方面是其对农村与城市间的收入差距的影响，韩军、孔令丞（2020）认为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会在就业市场上被歧视，存在干着一样工作但和城市劳动力拥有不同的薪酬的情况，同时农村劳动力收入增加幅度远不如城镇劳动力的增加幅度，因此劳动力流动整体上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1]而刘劭睿等人（2021）则持相反观点，他们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缩小作用，且缩小程度随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而增强。^[2]另一方面是劳动力流动对城乡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的扩大会抑制城乡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缩小，这是因为农村劳动力转移会导致农村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向城市流动，从而拉大城乡经济差距（张军涛

等，2021）。^[3]在劳动力流动与居民贫困问题方面，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劳动力的流动可以降低家庭贫困的可能性。王璇和王卓（2021）提出劳动力通过进城务工获得知识与工作经验增加人力资本，且在这个过程中思想观念受到影响，更加重视对下一代的教育培养，从而有助于减小家庭贫困的可能性。^[4]车四方等人（2019）也认为农村劳动力流动会带来知识溢出效应、农业资源重组、资金技术回流等影响，从而缓解农户多维贫困。^[5]樊士德和金童谣（2020）也持同样的观点，但他们则是从劳动者作为理性人的角度出发，认为劳动者选择外出务工定是因为可以获取较大的收益。现有文献关于劳动力流动影响经济增长这一方面，其观点较为统一，认为劳动力流动整体上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其影响效果随流动规模有所变动。^[6]孙巍和徐邵军（2021）认为随着劳动力流动的数量增加，地区经济增长减弱，且这种抑制效应并不稳定，而是呈现波动性变化。^[7]部分学者则认为劳动力流动与地区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受到劳动力转移数量的影响，当劳动力转移的数量较少时，人口规模效应不显著，促进作用并不明显（张莉娜和吕祥伟，2021）。^[8]

劳动力流动的成因主要有城市因素、家庭因素和政策因素。城市因素主要包括城市的房价、环境、公共服务水平和用地等方面。就城市房价而言，胡建国（2020）表示由于不同房价的城市的发展机会不同，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也不同，高房价的城市随着房价的上涨，劳动力的流入越少；中房价的城市，房价与劳动力流入呈倒 U 型关系；低房价的城市，房价与劳动力流入呈 U 型关系。^[9]周建军等人（2021）则认为房价上涨会提高劳动者的预期成本从而抑制劳动流动。^[10]就城市环境而言，城市舒适度、城市受污染程度都会影响劳动力流动。孙伟增等人（2019）指出城市空气污染度越高越不利于吸引劳动力流入，PM_{2.5} 浓度每降低 1 $\mu\text{g}/\text{m}^3$ ，对劳动力的吸引力将提高 0.028%。^[11]张亚丽和方齐云（2019）表示城市舒适度也会影响城市吸引外来劳动力的效用，不论是城市人为舒适度即教育、医疗、文化等保障措施，还是自然舒适度即降水量、温度等气候因素都与劳动力流入正相关。^[12]就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而言，公共服务水平会正向影响劳动力转移，一个城市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越高，教育和医疗水平越好，就越有可能吸引更多的劳动力流入（何炜，2020；王有兴和杨晓妹，2018）。^[13,14]就城市用地而言，骆永民和张越（2021）认为城市工业用地占比与劳动力流动正相关，商业用地占比与劳动力流动负相关，同时城市土地价格越低对劳动力的吸引力也越高。^[15]在家庭因素方面，冉珍梅和钟坚（2020）指出家庭债务与劳动力流动之间显著负相关，其原因在于负债多的家庭稳定性越差不愿承担变换工作地点带来的风险，因此会倾向于在同一地点工作。^[16]政策因素包括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和互助资金政策。就农村土地流转制度而言，洪炜杰和胡新艳（2019）认为农

民拥有的地权稳定性越高，越愿意进行农业生产，而不会选择非农工作，这是因为地权稳定性提高，农民预期的生产投资的收益越稳定，越愿意进行生产投资。^[17]陈媛媛和傅伟（2017）指出农村家庭扭曲劳动力配置的可能性与土地流转成本成正比，当农户在农业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时，土地流转成本会升高，可能会使其减少农业生产转而选择外出就业或进行非农生产。^[18]就医疗保险制度而言，贾男和马俊龙（2015）认为由于新农合具有非携带性，农村劳动力离家越远，其受保障程度越低，因此新农合对于农村劳动力流动具有锁定效应，使劳动力外流概率降低了三成。^[19]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其他部分学者的证实（于新亮等，2019）。^[20]就互助资金政策而言，汪三贵和孙俊娜（2021）指出互助资金政策可以通过缓解农村家庭的流动性约束、用资本代替劳动以及为不确定性风险提供隐形担保来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21]

1.2.2 关于消费差距的研究

关于消费差距的研究，目前主要从城乡消费差距着手分析其形成原因。关于城乡消费差距及其相关因素的文献主要集中于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财政投入与城乡消费差距。常文涛（2020）认为财政支出中用于基础公共服务的部分越多，农村居民消费的不确定性越低，其消费能力越强，同时其与城镇居民的消费差距越小。^[22]其他学者通过实证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们也认为二者为负相关关系，但这个负相关主要是通过间接影响收入差距造成的（于井远和王金秀，2020）。周广肃等人（2020）从地方官员任职经历的角度分析了官员任职经历对财政转移支付的影响进而对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如果地方官员具有本地基层工作经历，那他们往往更了解低收入居民的情况，因此在转移性支出方面会更偏向低收入群体，从而缩小消费差距。^[23]而徐绿敏（2013）却认为虽然对农村居民的转移性支出可以缩小城乡消费差距，但作用比较微弱，这是因为农村地区在各方面的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农村居民为预防不确定性支出的储蓄需求较大，转移性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刺激较小。^[24]曾广录（2011）探讨了政府在对城市与农村投入公共基础设施时的不公平程度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在他看来，对农村与城市投入公共基础设施的不公平在长期内会提高城乡人力资本积累差距间接拉大城乡收入差距，从而也会拉大城乡地区间在消费水平上的差距。^[25]

二是人口结构与城乡消费差距。吴海江等人（2013）利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差异不仅与消费水平的总量差距相关，而且与消费种类上的差距也高度相关，且人口年龄结构差异不仅在全国范围内与城乡消费差距具有相关关系，而且在中、东、西部地区也分别与城乡消费差距高度相关。^[26]此外，人口

老龄化也会影响城乡消费差距，由于老年人群体内部收入差距大于年轻人群体内部的收入差距，同时老年人收入水平较低加之农村地区的医疗和养老方面的社会保障体系没有城市地区完善导致农村老年人口消费水平低于城镇老年人口，因此人口老龄化程度上升不利于降低城乡间消费差距（王健和赵凯，2020）。^[27]除了社会整体人口结构对消费差距的影响外，家庭内人口结构也会对消费差距产生影响。如，城乡少儿抚养比下降将扩大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吴海江等，2014），这是因为孩子越多的家庭其未来消费的不确定性更大，因此可能会降低现期消费，从而扩大消费差距；城乡老年抚养比的下降则可以促进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降低，其原因为城镇老人相比农村老人更有可能获取养老金和退休金，依赖家庭其他成员生活的可能性更低，因此家庭老年人占比越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也会更低。^[28]

三是金融发展与城乡消费差距。现有文献关于二者关系的讨论，金融发展主要集中于其非均衡发展的研究。鲁钊阳、黄津（2012）认为地区金融发展有利于提高居民收入、减少预防性储蓄和流动性约束、降低金融中介成本，最终增加居民消费，因此城乡金融发展的不均衡程度的加剧可以拉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29]部分学者则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在长期范围内，城乡金融的非均衡发展确实对扩大城乡消费差距存在正向作用，但在短期这一正向作用并不明显（刘志仁和黎翠梅，2007）。^[30]马香品、姚慧琴（2020）也认为金融发展会影响消费差距，由于各地区金融机构的金融收益率不同，同时各地区的居民理财意识存在差异，使得金融财富对消费的影响在各地区存在差异，进而影响地区间消费差距。^[31]

四是经济发展与城乡消费差距。消费作为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一直被部分学者关注，关于消费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话题也受到大家的密切讨论。朱诗娥、杨汝岱（2012）指出城镇地区经济的发展会带动周边的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而提高农村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因此地区经济越发达，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越小。^[32]王子敏（2012）也认为经济发展与城乡消费差距有关，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对于其他地区降低城乡消费差距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某地区经济增长与本地区的城乡消费差距关系不大。^[33]

五是税收制度与城乡消费差距。税收制度与居民收入有着紧密关联，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居民消费。王斐然、陈建东（2020）分析了增值税改革对消费差距的影响，认为增值税改革对于限制高收入群体的消费水平以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水平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但对于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水平方面的作用有限，增值税改革整体上有利于缩小城镇居民消费差距。^[34]马骁等人（2017）认为相比农村居民，城镇居民受个人所得税的影响更大，交纳个人所得税后，城镇居民消费下降，从而缩小城乡消费差距；增值税在整体上具有降低城乡消费差距的作用，对于不同消费差距类型，增值税会增大医疗保健上的消费差距，但会缩

小其他类型消费的差距。^[35]

六是养老保险制度与城乡消费差距。社会保障制度之一的养老保险制度对于我国提升居民消费水平具有重要作用。周广肃等人（2020）认为低收入家庭领到的养老金占收入的比例比高收入家庭更大，对消费的提升作用也更大，因此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有利于缩小高、低收入家庭之间的消费差距。^[36] 臧旭恒、李晓飞（2021）对不同类型的养老保险制度与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发现不同类型的养老保险制度正向影响居民消费的程度不同，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影响程度最大，因此居民消费差距存在于参与不同养老保险的家庭之间，因此养老保险制度并轨可以缩小居民消费差距。^[37]

1.2.3 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影响的研究

目前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对消费差距的影响的研究非常少，仅有一篇文献与本文的研究方向相同。即，苏金玲（2011）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对劳动力流动对消费差距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她认为劳动生产率会随着劳动力流动规模的提高而提升，进而导致城乡消费差距缩小。^[38]另外，有几篇探讨农村劳动力流动对消费支出影响的文献也值得借鉴参考。一是尹志超等人（2020）利用 CFPS 数据研究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家庭的消费与储蓄决策的影响，他们发现农村劳动力流动可以提高农户收入，但由于农村居民面临着失业、医疗、健康等不确定性风险，农户并不会增加其消费，而是选择将收入储蓄起来。^[39]二是王建英等人（2018）认为劳动力流动率与农村储蓄率存在非线性关系，当流动规模较小时，农户从农业生产转向非农生产，收入提高，但由于城镇非户籍人口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农户会保留更多的收入作为预防性储蓄；而当劳动力转移规模较大时，农村家庭抚养比会下降，进而减少储蓄。^[40]三是聂正彦和苗红川（2014）利用 1991-2012 年各省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劳动力流动不仅会直接减少农村居民消费，还会通过增强农村老龄化程度和改变农村居民消费结构来降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41]

1.2.4 文献评述

通过对上述文献进行梳理发现，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关注到我国消费差距较大这一问题，且从经济发展、人口结构、财政支出、税收、金融等方面出发分析其对消费差距的影响。然而，以劳动力流动为出发点探究其对消费差距的影响的研究目前较为缺乏。部分学者已经将劳动力流动与居民消费或城乡二元结构进行联系，以研究二者间的关系。但大部分学者更多地是关注劳动力流动对居民消费总量或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缺少结合城乡消费差距的研究。此外，关于劳动力流动与消费的关系的现有文献中，很多学者关注消费总量，而对于劳动力流动与消费结构之间的关系的关注较为缺乏。同时，现有文献在进行实证分析时大

多单纯使用单一层面数据，或运用微观层面数据或运用宏观层面数据，较少有文章同时使用两个层面的数据进行检验，难以判断两种层面的数据下结论的异同。

因此，本文借鉴现有研究，探究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在分析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城乡消费差距的理论机制的基础上，从宏观视角和微观视角分别实证检验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城乡消费总量及消费结构的差距的效果。

1.3 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1.3.1 研究思路

本文首先从文献分析的角度对现有文献中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与消费差距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总结，确定本文的研究边界。其次通过理论分析，对与劳动力流动和消费差距相关的理论进行梳理，总结出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城乡消费差距的作用机制，为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作出假设。接着为现状分析，从宏观视角出发，对国内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现状以及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现状进行分析，随后运用实证分析，利用宏观数据对二者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然后从微观视角出发，利用微观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结论。最后进行对策分析，即根据实证得出的结论，有针对性地提供合理的政策建议。

1.3.2 研究内容

本文共分为 5 章，每一章的大致内容如下：

第 1 章为引言，本研究首先对选题背景以及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进行阐述，其次在对劳动力流动与消费差距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确立本研究的思路、内容和方法，并阐述其创新点和不足。

第 2 章为理论分析，首先对本文涉及到的相关理论进行总结，接着以此为基础分析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之间的作用机理，并据此作出相关假设，为后续实证环节奠定基础。

第 3 章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现状及其演变特征进行分析，从历史数据上探讨二者的变化情况及可能存在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验证本文提出的相关假设，同时为实证分析奠定基础。

第 4 章为实证分析部分，分别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进行计量回归。在宏观层面上，首先利用 Stata 软件采用 1998-2018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在全国及各地区的影响效果及其影响效果在各地区上的异同，以及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各类型城乡消费差距的效果及其异同进行实证检验，然后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机制进行检验，探究二者

具体的影响过程。接着本文对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后，检验二者的关系，确保本文结论的可靠性。在微观层面上，对由 2014、2016 和 2018 年三期 CFPS 数据组成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回归，然后替换被解释变量的衡量标准以及更换实证模型两种手段进行稳健性检验，以检验基础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和可靠性。最后进行异质性分析，即根据家庭的不同特性进行分组，来检验不同特性家庭的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效果。

第 5 章首先对本文的研究结论进行概括，随后根据本文得出的结论提出合理可行的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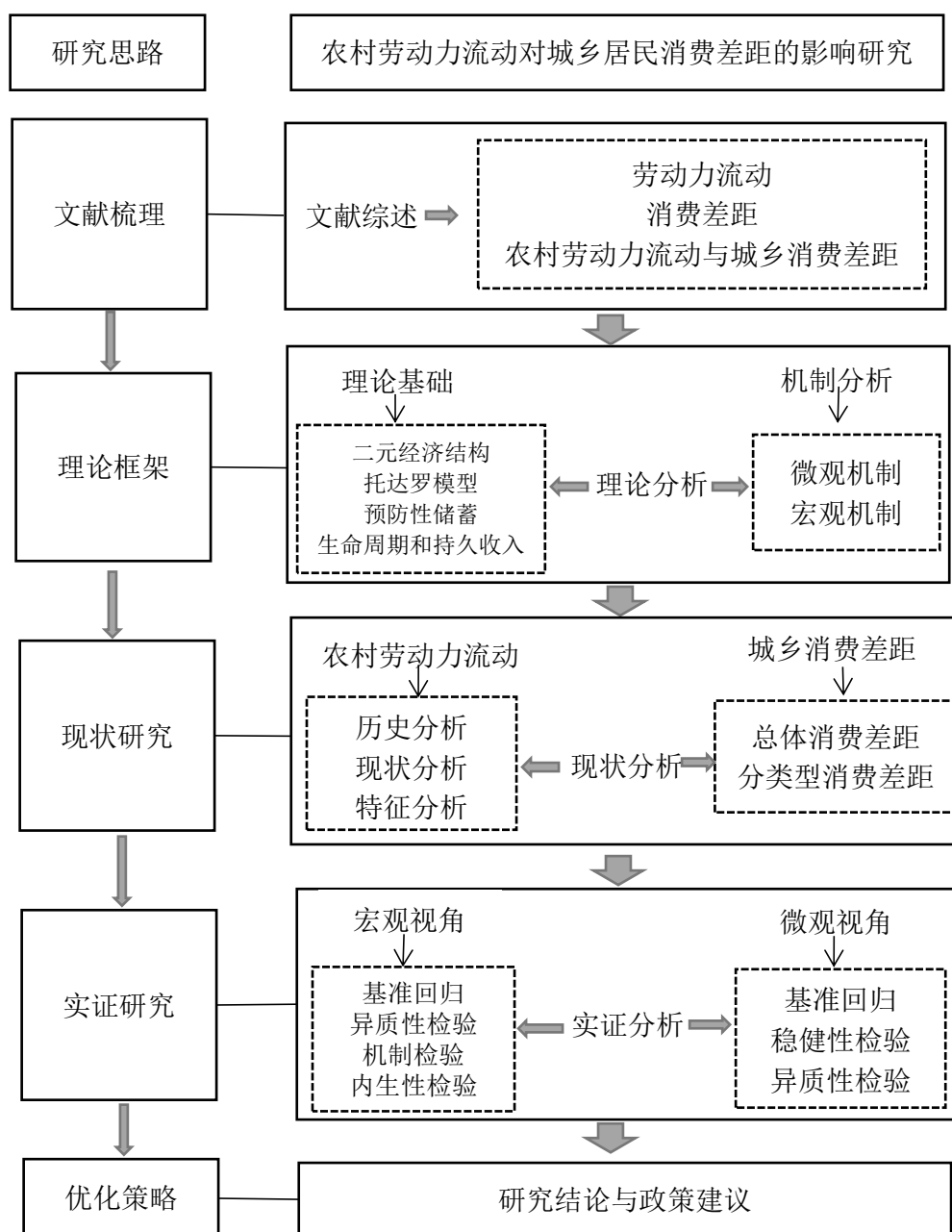


图 1-1 研究框架

1.3.3 研究方法

(1) 文献分析法

在对现有文献进行整理和归纳的基础上，充分了解现有的研究成果，找出目前研究领域存在的不足和可能的创新点，由此确定出本文的具体研究方向。同时借鉴前人研究与相关理论，得到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为本文的理论机制奠定坚实的基础。

(2) 比较分析法

本文从消费差距的不同类型、不同特征的农村家庭以及不同地区家庭等类别进行实证比较分析，判断不同情况下，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影响城乡消费差距的效果有何异同。此外，文章利用微观数据和宏观数据分别进行实证检验，以此得出宏观和微观下二者影响效果的异同。

(3) 计量分析法

本文采用 STATA15.0 计量软件，利用 1998—2018 年中国 30 个省份（西藏除外）的省级面板数据从宏观层面进行实证回归，同时运用 2014—2018 年三期 CFPS 数据从微观层面进行回归。微观和宏观层面的实证均采用固定效应面板回归方法，实证检验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之间的关系。

1.4 创新与不足

1.4.1 创新之处

首先，本研究丰富了现有文献成果的多样性，在现有研究中，分别研究劳动力流动和消费差距的文章很多，但对农村地区的劳动力流动与城乡间消费差距关系进行探究的文章却比较少，因此本研究丰富了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城乡消费差距的研究成果；其次，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展开研究，对于现有文献大部分用单一角度的数据进行检验分析而言，本研究是对现有研究的补充；最后，本文对不同特征的家庭群体的劳动力流动对消费差距的影响进行了具体分析，同时考虑到消费差距的不同类型，考察不同情况下的影响效果。

1.4.2 不足之处

本文的不足之处有如下两点：第一，由于目前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向的数据无法获得，因此本研究没有将农村劳动力的流向考虑在内，而劳动力在省内流动和在省外流动可能会对消费差距产生不一样的影响，这使得本文结论具有局限性；第二，由于目前劳动力流动对消费差距的影响的研究太少，可借鉴的理论分析部分也很少，因此理论机制可能不够完善。

第 2 章 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理论分析

2.1 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理论基础

2.1.1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认为在发展中国家中,既存在城市地区的现代化工业部门也存在农村地区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部门,其中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过剩而土地有限,且产量达到一定值后难以突破瓶颈,人口增长速度远大于产量提高的速度,导致其边际生产率极低,而工业部门的生产规模的增长受限相对较小,生产规模的增速可以大于人口的增速,获得较大的边际生产率。^[42]传统的农业部门和现代化的工业部门间巨大的边际生产率水平造成了农村和城市在经济发展中的巨大差距,二元经济结构由此形成。国家二元经济结构会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不利于实现共同富裕。但二元经济结构也可以通过劳动力转移来消减,具体来说,工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更高使得其工资水平也会更高,受到这一方面的吸引,农业部门中多余的劳动力逐渐涌入到工业部门,由于其剩余劳动力相对工业部门的劳动力更廉价,因此工业部门有比以前更多的资本进入到生产活动中,提高其生产效率,生产效率的提高又进一步的吸引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从而实现消减二元经济结构。

费景汉和拉尼斯在 1964 年修正与完善了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他们认为在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流入工业部门的过程中,首先最先进行转移的是农业部门中因为缺少土地而无法进行生产活动的那部分劳动力,这一过程不会影响农业部门的产值。其次是边际生产率较低的劳动力发生流动,此时劳动力的外流会降低农业产出水平,农业产出水平不断下降将会导致农产品价格上涨,留在农业部门的农民收入增加,工业部门吸纳农业劳动力受阻。^[43]当处于最后一个阶段时,农业部门已经不存在剩余劳动力,任何一个部门都不存在具有绝对优势的工资水平,因此劳动力在选择工作机会时,不仅会有进入工业部门从事现代化生产的劳动力,也会有进入农业部门从事农业活动的劳动力,两个部门间劳动力数量的变化取决于竞争性工资水平的高低,从此二元经济结构消失。“刘易斯第二拐点”即为后两个阶段变化的交点。这一交接点的形成暗示着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粗放型、劳动密集型经济增长面临萎缩,这也意味着经济转型迫在眉睫。

2.1.2 托达罗模型

一般来说，现代化工业部门的就业机会越多，农村劳动力在城市拥有工作机会的可能性就越大，失业人数越少。托达罗模型假定流入城市的劳动人口尽管找不到新工作，他们也不会返回农村，因为他们认为在城市越久，他们找到新工作的概率就越大。^[44]由于城市中存在失业的原因，在判断要不要进入城市工业部门时，农村劳动力会考虑收入差距以及进入城市后获得工作的几率，这个收入差距不仅包括城乡实际的收入差距，也包括他们预期的城乡实际收入差距，如果他们认为这一差距越大，那么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的动机也越大，流动的人口也越多。该模型认为增加城市的就业机会并不能解决其就业问题，因为就业机会越多，流向城市的人口也越多，城市的失业率会越高。托达罗还认为城市就业机会的增长速度慢于人口流动的增长速度是合理的而且是可能存在的，如果农村劳动力预期的收入差距很大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因此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中，城乡经济发展不均以及就业机会不公往往是导致高失业率的主要原因。

托达罗模型相比于其他发展经济学理论更加强调预期性，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政策制定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参考与借鉴。然而该模型也存在一些缺陷，比如该模型没有解释农村劳动力的增长率远高于城市劳动力的增长率，也没有考虑到城市第三产业对于农村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以及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等因素。

2.1.3 预防性储蓄理论

预防性储蓄是指消费者由于害怕不确定性风险导致未来收入波动而将当期收入的一部分保留下来进行的储蓄。预防性储蓄理论最早由利拉德系统性提出，该理论认为当消费者觉得未来收入波动较大、不确定性风险较高时，消费者会倾向于减少当前消费，而选择将收入储蓄起来。不确定风险与预防性储蓄成正比。在消费者感知到未来存在不确定性风险时，他们会认为在当前进行消费所产生的益处不如在未来进行消费所产生的益处，且消费者感知到的未来不确定风险与未来消费产生的边际效用正相关，因此会把更多的收入转移到未来。在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下，收入和消费呈现正相关性，收入越多消费支出也会越多。这一结论在预防性储蓄理论下也是成立的。在存在不确定性风险时，收入减少的情况下，预防性储蓄会增加，消费因此减少，而在收入提高的情况下，则完全相反，因此在预防性储蓄理论下，收入和消费也是成正比关系的。和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有所不同的是，预防性储蓄理论中，随着收入的变化，居民对其波动更敏感，因此消费支出的波动性更大。

在利拉德之后，各学者纷纷对预防性储蓄理论进行了修正和完善，不过他们

都以理性预期为基础，其中比较著名的有 Zeldes、Dynan 和 Guiso 等人提出的预防性储蓄模型。Zeldes 认为消费者如果预估未来收入高于当前收入，那么他们当前收入变化的边际消费倾向会超过那些预估收入没那么高的消费者。对于预期性储蓄理论很多学者也提出了质疑，质疑的原因主要在于他们认为出于预防性动机进行的储蓄在全部储蓄中所占的部分很小，在家庭储蓄中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Dynan 认为模型中的相对谨慎系数很小，甚至接近于 0，这正好证明了预防性储蓄占比很小这一观点。Guiso 等的预防性储蓄模型则认为除了收入的不确定性外还有其他类型的风险会影响储蓄，且 Guiso 等给出了测度不确定性的新方法。

2.1.4 生命周期和持久收入理论

生命周期假说于 1954 年提出，其核心观点为，理性的消费者会利用一生的预期收入来平均分配一生各阶段的消费，并且希望全部的消费刚好等于全部的收入。生命周期假说根据不同阶段下不同的消费与收入情况，将人的一生分为了三个时期。当人们的工作经验和知识积累不够时，收入会比较低，但人们预期未来随着工作经验和知识积累的不断深厚会取得较高的收入，因此在这一时期人们会倾向于将收入的绝大部分用来消费，有些甚至会超前消费，使得收入低于消费支出，此时为年轻时期。当人们的收入水平升高时，由于收入的一部分要偿还前一时期的债务以及为老年时期的养老考虑而储蓄，因此消费占收入的比值会下降，这一阶段为中年时期。当人们失去了劳动收入后，主要用上一阶段的储蓄来消费，消费大于收入，此时为老年时期。总的来说，长期来看人的消费和收入是一致的，且每个阶段边际消费倾向稳定。

持久收入理论由弗里德曼提出，他将收入分为了两种类型，分别是持久收入和暂时性收入，持久收入是稳定的，而暂时性收入是波动的，同时他提出居民消费水平是由居民的持久收入决定，而非由现在的收入或过去的最高收入决定。现在和过去的收入会影响到持久收入，同时居民自身对于未来发展的看法也会对其产生影响。在这一理论下，消费不仅由劳动收入决定，也由财产收入决定，这和生命周期理论一致。这两种理论彼此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了现代消费理论。

2.2 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机制分析

2.2.1 微观机制

1、收入机制

农村劳动力流入到城市不仅是发生了地域上的转换，同时也发生了他们所选择的生产部门的转换，即从农业部门转向非农部门，劳动力向外转移的最主要的

动机是追求更高的收入水平，而收入又是影响消费的一系列因素中最关键的变量之一，因此农村劳动力流动会通过影响农村家庭收入来影响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一般而言，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后会从事第二、三产业，相比于在农村从事第一产业而言，其工资水平更高，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外出务工人员的消费，同时外出务工人员通过将部分工资收入寄回给农村留守人员，也会增加农村人员消费。对于农村劳动力来说，家庭可支配收入中的工资性收入即为其转移至城镇后获得的收入，而经营性收入一般为留在农村进行农业生产所获得的收入。官方数据显示，农村家庭在 2020 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7131.5 元，其中经营净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分别为 6077.4 元和 6973.9 元，二者所占比重相差不大，分别为 35.5% 和 40.7%；而 1990 年工资性收入和经营净收入占农村家庭总收入的比重相差了 3.5 倍，分别为 20% 和 75.6%，可见 30 年间工资性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的比重提高了一倍，而经营净收入则降低了一半多。可以看出这三十年间农村家庭人均收入大幅度上升，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务工所带来的。从 2015 年开始，农村家庭工资性收入超过经营净收入，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成为影响农村消费的重要因素。

农村劳动力流动除了具有保障农村家庭收入得到提升外，农户的消费方式和消费习惯也将产生重要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之后，大部分时间都和城镇居民相处，在相处过程中受到城镇居民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方式的耳熏目染，他们的消费观念也会渐渐发生改变。当入城后的农村劳动力返回到农村后，这些影响也会被带到留守的农村人口身上，进而改变农村居民的消费习惯。留守的农村居民消费习惯的改变，一方面是由于受到外出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示范效应”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对外出居民传播城镇居民消费方式的吸收。农村居民的消费方式和消费习惯发生改变最直接的体现就在家庭消费结构的变化上。以往的农村家庭消费主要是生存性消费，这和农村的物质丰富度低以及信息闭塞有关。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以及部分农村居民来往于城乡之间，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也悄然变化。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20 年农村居民的生存型消费占人均总消费的 65%，比 1990 年下降了 24 个百分点，相反发展享受型消费的比例大幅度上升。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使得农村居民更加注重生活质量的提升以及对孩子的教育投入。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

H1：与未发生劳动力流动的家庭相比，有劳动力流动的农村家庭与城镇的消费差距更小。

2、人口结构机制

随着农村劳动力的不断流动，两个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也会随之有所变化。一般情况下，外出务工的群体大多为青壮年劳动力，他们的身体机能和生产效率

较高，外出获得工作机会的可能性更大。而那些老年和幼儿群体则会留在家中，进行简单的农业活动。处于不同年龄段的消费者，其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也会有所不同。如果依据生命周期假说将人所处的不同阶段分为少儿、中年和老年阶段，那么在中年阶段的群体的消费能力是最强的，消费结构也是最均衡的^[26]。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年群体已经通过工作有了较高的收入，有足够的消费能力，另一方面由于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他们不仅要为孩子的教育、成长来消费，而且也要为父母的健康、生存进行消费，因此消费结构更为平衡。而对于少儿群体和老年人群体，他们收入低甚至无收入，因此消费能力较低。同时老年人群体受到传统消费观念的影响，讲求节约，消费意愿也较低。当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时，农村家庭中的中年群体越来越少，剩下少儿和老年人群体留守在农村，导致农村人口老龄化严重，消费水平下降。而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失，会导致农业生产率提升过慢甚至下滑，使得农业收入下降，从而降低农村消费。同时城市不断吸纳这些生产率水平较高的劳动力后，城镇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也更快，城镇劳动力收入也更高，其消费水平也更高，从而拉大城乡消费差距。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

H2：在发生劳动力流动的农村家庭中，劳动力流动水平越高，家庭与城镇的消费差距越大。

第一个假设和第二个假设均是从微观层面出发，考虑单个农村家庭中劳动力流动对其与城镇消费之间的差距造成的影响。微观层面的变化最终会在宏观上体现出来，因此基于第一个假设和第二个假设，本文提出如下宏观层面的假设：

H3：在宏观层面上，随着农村劳动力流动水平的扩大，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将表现出先降后升的 U 型趋势。

2.2.2 宏观机制

收入是影响消费的一系列因素中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一个因素之一，因此上述分析中把收入差距作为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影响消费差距的路径之一。然而根据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可知，农村地区的劳动力向非农地区流动影响城乡间收入差距的作用从根本上说是通过影响劳动生产率带来的。具体来说，当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时，城市部门第二、三产业会以非常低廉的薪酬雇佣这些剩余劳动力，此时外出务工的劳动力的收入会低于农村进行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的收入，同时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也会将少部分收入寄回农村，使得城乡收入差距降低，进而缩小消费差距。当第二、三产业吸收了价格低廉的剩余劳动力后，这些产业将有更多资本扩大生产规模，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较高的劳动力生产率又会相应提高劳动力收入，从而继续吸引劳动力流入。^[45]此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不仅提

高了城市部门的劳动力生产率，而且也释放了农村多余劳动力。随着城市部门不断吸引农村劳动力，当从事农业生产的非剩余农村劳动力也受到吸引向城市转移，农村只剩下因生产效率低而不被城市部门所接纳的劳动力，农业生产规模急剧下降，农业收入变得极低，同时由于城市中的劳动力逐渐增多，当劳动力规模增加的速度与生产规模扩大的速度相等时，劳动力会出现供求相等的状态，此时边际生产率达到峰值，劳动力工资随之升至最高水平，从而出现收入差距极大，进而消费差距极大的情况。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H4：农村劳动力流动主要通过劳动生产率影响城乡消费差距，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劳动力生产率呈倒 U 型关系，劳动生产率与收入差距负相关，而收入差距与消费差距正相关。

2.3 本章小结

本章以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托达罗模型、预防性储蓄理论、生命周期和持久收入理论为基础，从微观和宏观层面分别提出了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城乡消费差距的理论机制，并以提出的理论机制为基础提出了相关假设。在微观层面上，其理论机制有两种，一是收入机制，即农村劳动力流动会通过提高农村居民收入以及转变农村消费观念来缩小城乡消费差距；二是人口结构机制，即农村劳动力流动水平的提高会导致农村家庭人口结构失衡，从而导致农村家庭消费结构失衡，进而农村消费降低，城乡消费差距扩大。在宏观层面，其理论机制主要为劳动生产率机制，即农村劳动力流动会通过影响劳动生产率来影响农村居民收入进而影响城乡消费差距，使得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城乡消费差距存在临界点，在临界点前后，其影响方向不同，从而二者存在非线性关系。

第3章 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城乡消费差距的现状与特征分析

3.1 农村劳动力流动现状及特征分析

3.1.1 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历史分析

(1) 限制阶段（1953—1977年）

改革开放前，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对农村劳动力实行严格管控，限制其流动。1953年，政务院发布文件从政策层面上正式开启了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道路。同一年，国家各部门陆续发布了十个防止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的相关政策，暗含着国家对严格控制农民流入城市的决心。这一系列政策也起到了明显的作用，1953年后的四年间，农业劳动力数量的增长率为8.7%，绝对量上涨了1561万。1958年，限制农民流动的政策达到了高潮，国家通过立法的形式完全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国家对农民流动的限制，使得1953年至1977年我国农业就业比重始终保持在80%以上。国家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严重扩大了我国城乡经济发展的差距。

(2) 起步发展阶段（1978—1999年）

改革开放后，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农村改革作为其中的重要一环，不仅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也大大拉动了经济显著增长。然而在农村改革取得成功的同时，也出现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同时也为了促进城市民营企业 and 乡镇企业的发展，国家在1984年开始出台一系列政策，允许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工作，农村居民流入城市的积极性大幅度上涨。截止到1988年，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数量达到8611万人，是1984年的四倍。1989年，由于通货膨胀严重，为了进行经济整顿，国家开始了新一轮的限制流动措施。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经济开始好转，国家又重新允许了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同时受到城乡差距的推动作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现了农民的大规模转移。1999年我国城镇化水平达到30.89%，比1978年增长了约13个百分点。^[46]

(3) 公平流动阶段（2000年—至今）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政府逐渐降低并取消了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的一系列条件，完全放开农民流动，同时开始重视对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保障。2001年开始，农民落户城市有了基本规范。2003年开始转移到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开始和城镇市民一样享受工伤保险。2010年开始，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开始为解决农民工问题，实施一系列有效措施，农民工权益越来越受到政府关注。例如，2012年，

党的十八大提出新型城镇化方针,要求以人为核心,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自此,农村劳动力流动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经过一系列保障措施的出台,我国城镇化率由 2000 年的 36.2%提升至 2020 年的 63.89%, 20 年间,第一产业就业比重降低了 26.4%。

3.1.2 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现状分析

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规模在近十年一直处于较高水平, 2011 年开始其规模超过 25000 万人, 随后逐年增长。据 2010—2020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农村劳动力规模由 2010 年的 24223 万人增长到 2020 年的 28560 万人。但其增长率每年以较大幅度下降, 由 2010 年的 5.4%最终降低为 2020 年的-1.8%, 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在 2020 年首次出现下降情形。且 2013 年和 2020 年的增长率的下跌幅度均超过了 1%, 其中 2020 年的增长率甚至下降了 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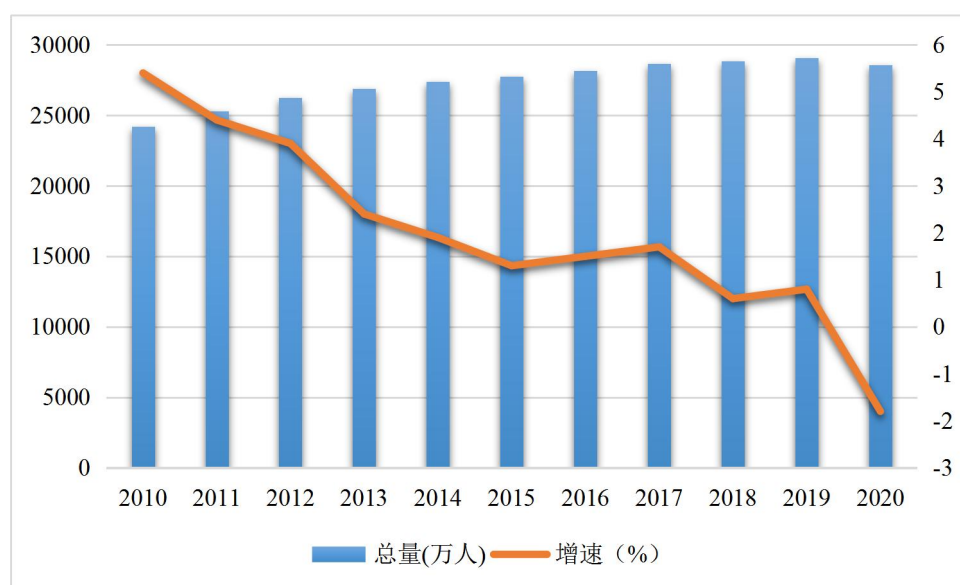


图 3-1 农村劳动力流动总量及增速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 历年《中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从各区域的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来看, 2013 年至 2020 年, 东部地区的流动规模相对中、西部地区始终处于最低水平, 而中部地区则一直为最高水平。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在 7 年间整体处于下降趋势, 而西部地区整体处于上升趋势。具体来讲, 东部地区的流动规模由 2013 年的 4936 万人降为 2020 年的 4624 万人, 中部地区则由 6424 万人降低为 6210 万人, 而西部地区的流动规模由 2013 年的 5250 万人上升至 5490 万人。

从外出农村劳动力的流向来看, 各区域的变化趋势都各有其特色。在东部地区, 跨省流动和省内流动的比重变化较为平稳, 且省内流动规模在 2013—2020

年均是跨省流动规模的四倍，2020年东部省内流动数量达到3905万人，是东部总流动规模的84.45%。在中部地区，在总流动规模中跨省流动所占比例整体呈下降趋势，且均超过省内流动比重。2020年，中部跨省流动比重为57.86%，比2013年下降了4.67%。在西部地区，跨省流动规模和省内流动规模相较东、中部地区而言分布更为均衡，都在50%上下变化。2013—2020年，西部省内流动比重呈逐年上涨趋势，由45.9%增长至53.42%，平均每年上涨1.07%。2018年以前，西部跨省流动的规模要高于省内流动规模，随着省内流动数量的增加，在2018年省内流动规模开始超过跨省流动规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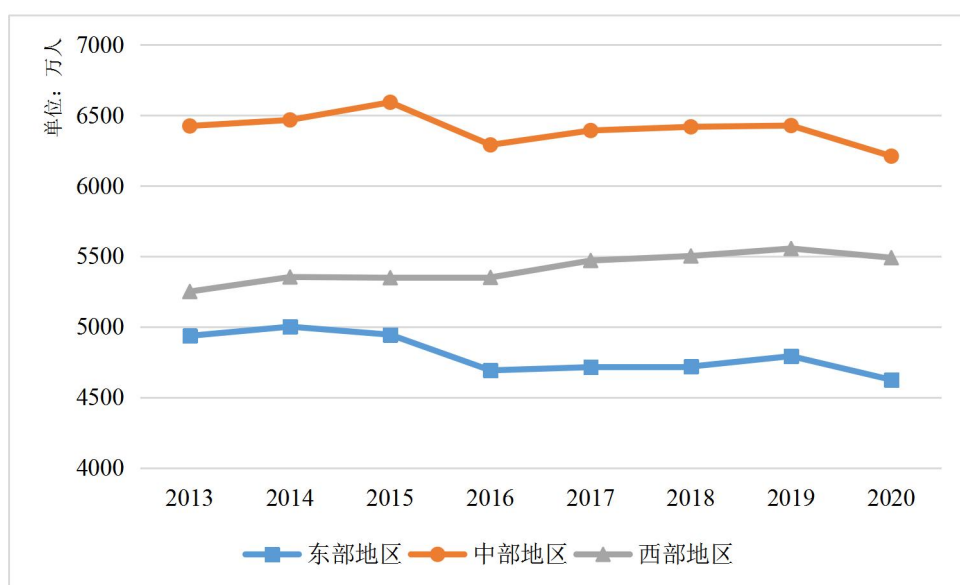


图 3-2 各区域农村劳动力流动总量变化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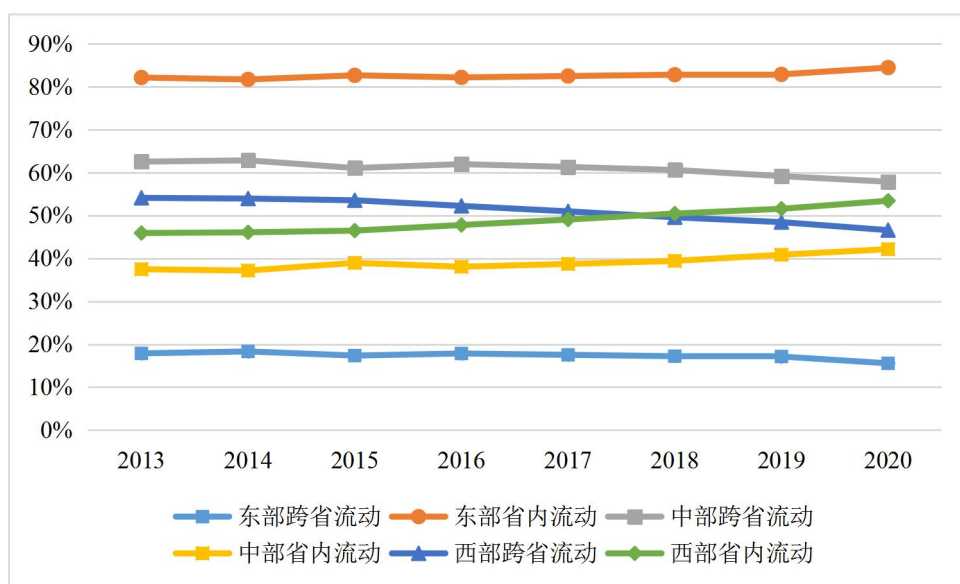


图 3-3 各区域农村劳动力流向分布趋势图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3.1.3 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特征分析

1、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持续增长

2020年，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劳动力中进入到第三产业工作的有14708.4万人，为全部农民工数量的51.5%，与2019年相比增加了0.5%，第三产业成为农民工在就业选择上最受欢迎的部门。农民工从事第三产业的比重呈逐年增加趋势，由2012年的42.5%增长至2020年的51.5%，按已由趋势估计，未来还有可能继续增长。在第三产业的各细分行业中，关于2020年农民工数量，在批发和零售业中同比增长0.2%，在住宿餐饮业中同比降低0.4%。本文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与新冠疫情爆发造成大量住宿、餐饮店倒闭有着密切的联系。与第三产业相反，第二产业就业比重逐年下降，由2012年的57.1%下降至2020年的48.1%，其中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农民工比重均表现为下降态势。这可能是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一方面是由于近几年国家对于房地产行业的管控，行业发展状态开始降温，降低了建筑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另一方面是目前很多传统制造业向新型制造业转型，对劳动力的综合素质和技能水平有较高要求，这对于一部分文化水平不高的劳动力而言具有一定难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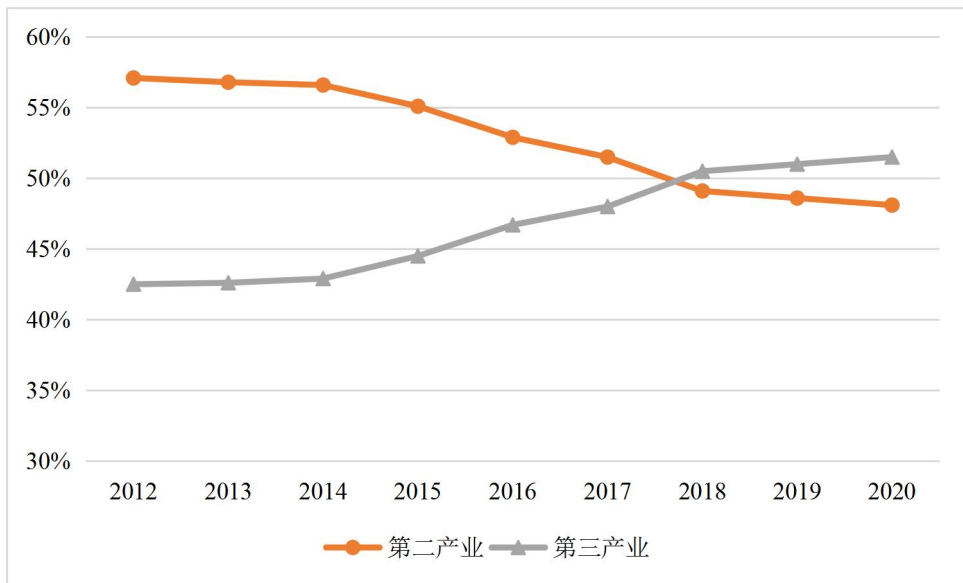


图 3-4 农民工二、三产业就业分布趋势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2、农民工学历不断提高

从图 3-5 中可以看到，处于初中学历的农民工规模逐年下降，由 2013 年的 60.6% 下降到 2020 年的 55.4%，占比依旧较高，目前仍然是流动的劳动力中的主要群体。未上过学、小学和高中三个学历层次的农民工数量整体变化不大，而大

专及以上学历的农民工数量则呈现逐年递增的状态。2020 年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农民工占总农民工数量的 12.2%，比 2013 年提升了 5.5%，平均每年大约提高 0.786%。虽然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农民工比重有所提高，但目前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且每年增长幅度较慢。这可能是由于劳动力进入城市后，他们受到城市教育观念以及自身在工作生活中的经历的影响，逐渐转变了其教育观念，开始重视对子女的培养，使得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农民工比例有所提升。但由于目前农村的教育资源和教育水平落后于城市，大部分农村地区的学生无法享受到和城市学生一样的教育，导致在升学上缺乏竞争力中途辍学，从而使得目前高学历的农民工比例仍然偏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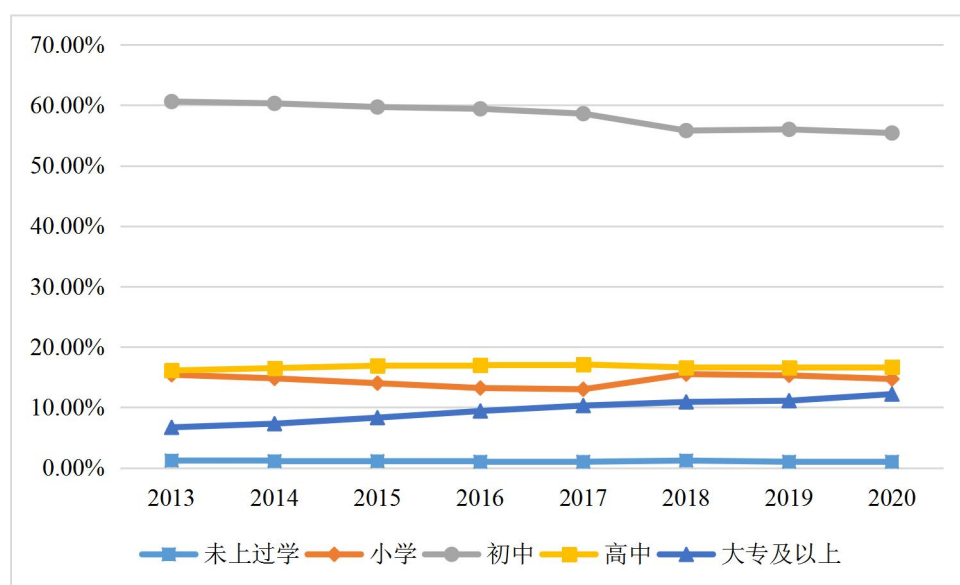


图 3-5 农民工学历分布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3、农民工平均月收入逐年上升

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平均月收入不断上涨，2020 年农民工平均月收入突破 4000，是 2010 年的 2.4 倍。其中，本地农民工为 3606 元，比外出农民工低 943 元。根据相关数据显示，2015—2020 年本地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每年都低于外出农民工，这可能是由于农村劳动力在做出流动决策时会考虑离家距离和收入两个因素，如果留在本地就可以获得与外地同样的收入，劳动力不会选择外出，反之劳动力如果选择外出务工，那么其收入一定要比本地收入更高。农民工平均月收入不断上涨，一方面是由于政府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保障农民工权益，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农民工群体中新生代农民工比例上升。生于改革开放后的新生代农民工相比老一代农民工而言，受到的教育水平更高，身体状况也更好，更容易获得收入水平较高的工作，从而带动整体收入水平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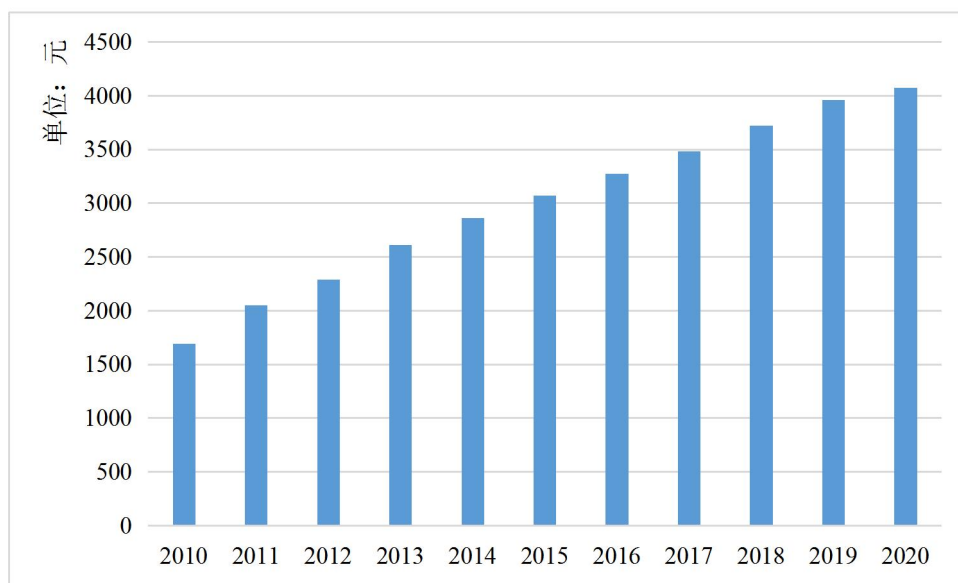


图 3-6 农民工平均月收入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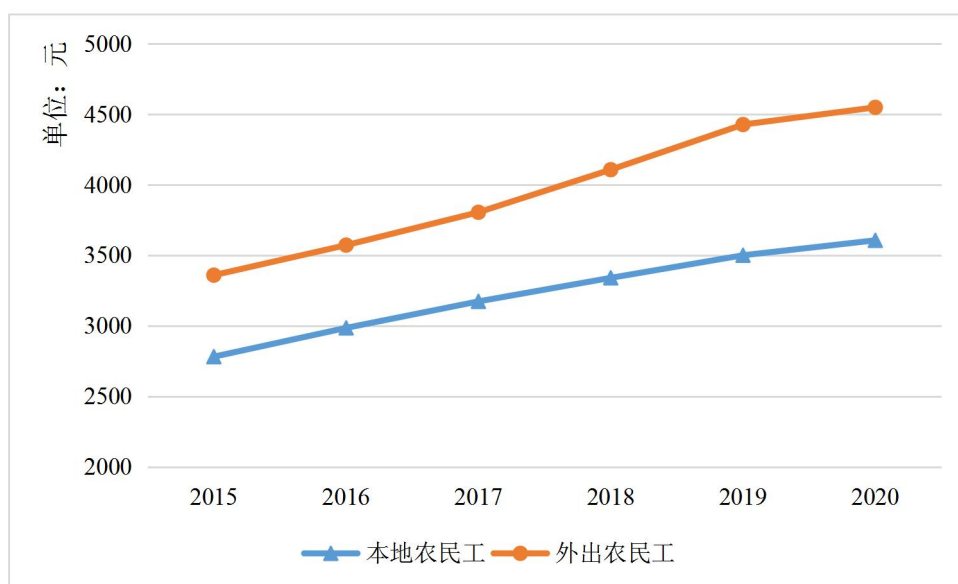


图 3-7 不同农民工平均月收入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3.2 城乡居民总消费及各类型消费差距现状

3.2.1 城乡居民总消费差距现状

消费不仅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之一，也是反映人民幸福程度的重要参量。由于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消费差距也顺势而生，且在短时间内无法完全消除，只能采取措施有效缓解消费差距的扩大，以保证经济健康成长以及改善人民的物

质与精神文化的需要。图 3-8 为城乡消费差距在 1985—2020 年的变化趋势图。该消费差距由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值表示。由此可见，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经历了两段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U 型变化状态，现阶段处于下降阶段。第一个倒 U 型的变化状态是在 1985 年至 1997 年，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在 1994 年达到极大值 2.8，随后下降至 1997 年的 2.59。第二个倒 U 型的变化状态是在 1998—2020 年之间，1998 年开始，城乡消费差距快速上升，在 2003 年达到最大值 3.35 后开始回落，其中 2006—2010 年消费差距基本保持平稳，2011 年后开始急剧下降，2020 年城乡消费差距下降为 1.97。目前我国已保持城乡消费差距在 17 年内无上升，这主要得益于 2003 年之后国家开始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完善以及实行一系列惠农政策，大大缩小了城乡居民消费差距。

图 3-9 为 2010—2020 年间，中国农民工总量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变化趋势图。通过二者变化趋势的对比可以发现，十年间，中国农民工数量不断增长，而城乡消费差距不断下降，且除 2013 年外曲线的斜率即变量的变化速率变动都不大，似乎二者之间有着某种联系，即农民工数量的增加会降低城乡消费差距的下降。不过这一论断还需要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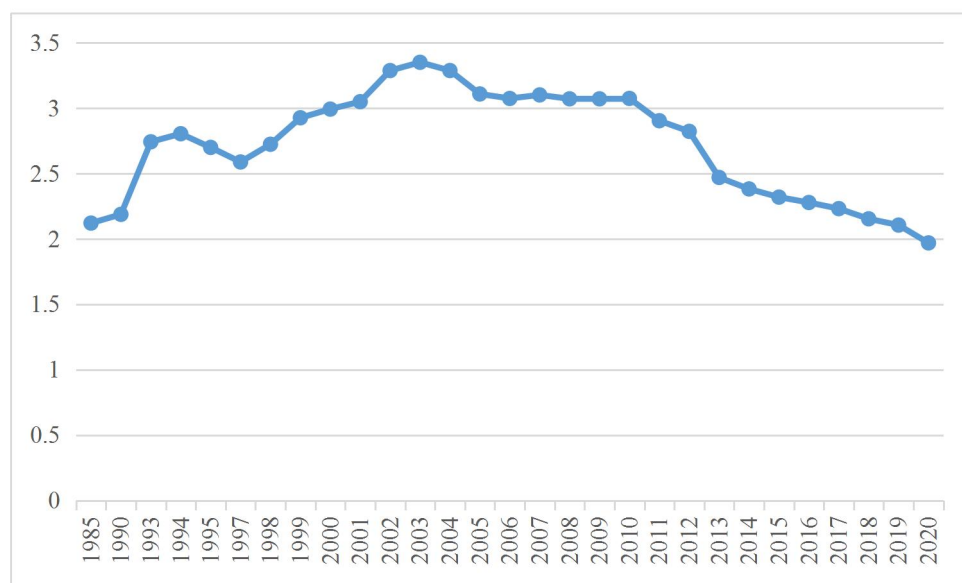


图 3-8 城乡居民总消费差距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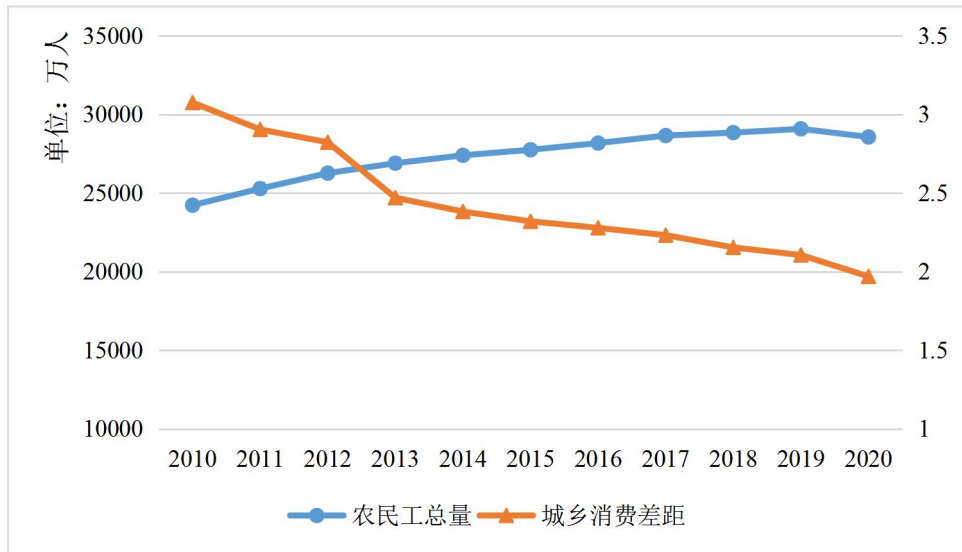


图 3-9 农民工总量与城乡消费差距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和《中国统计年鉴》

3.2.2 城乡居民各类型消费差距现状

通过对城乡居民在各类别消费支出上的差异进行观察，可以发现城乡居民在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上的区别。国家统计局将居民消费支出细分为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和其他用品及服务八种消费类别，图 3-10 展示了这八种消费类别下的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变化趋势，和城乡总消费差距的计算方式一样，各类别消费的差距也是用该类别下的城镇消费支出除该类别的农村消费支出所得。从图中可以看出，1994 年各类别的消费差距相差较大，“其他用品及服务”的消费差距最大，达到了 6.71，“居住”的消费差距最小，只有 1.36，二者相差 4.9 倍。而 26 年后的 2020 年各类型的消费差距相差非常小，尤其是除“其他用品及服务”外的七种消费的差距。2020 年，“其他用品及服务”上的消费差距仍然是最大的，而“居住”的消费差距则仅次于它，达到了 2.35，这主要是因为大部分城市的房价在 26 年间急剧上涨，给城镇居民带来了巨大的住房压力，在居住上的消费也快速增长，从而拉大了其城乡消费差距。“衣着”支出的消费差距也很大，仅低于“居住”消费差距 0.04，这说明农村居民相对于城镇居民在衣袜鞋帽上更追求性价比和节俭，不愿花费较多的收入用于穿着。“教育文化娱乐”支出的消费差距从 2012 年开始急剧下降，目前为 1.98，已经低于 2 的界限，表明农村居民开始愈加重视对后代的培养与教育以及提高自身素质。“医疗保健”支出的城乡消费差距目前最小，仅为 1.53，这主要是因为医疗保险等健康保障制度的覆盖率越来越高，大大降低了人们的医疗支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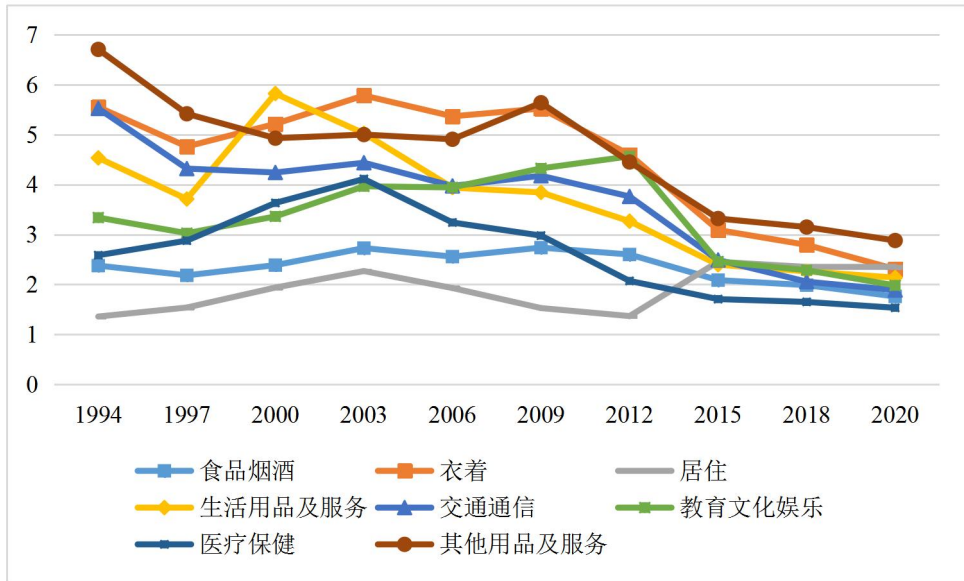


图 3-10 城乡居民各类别消费差距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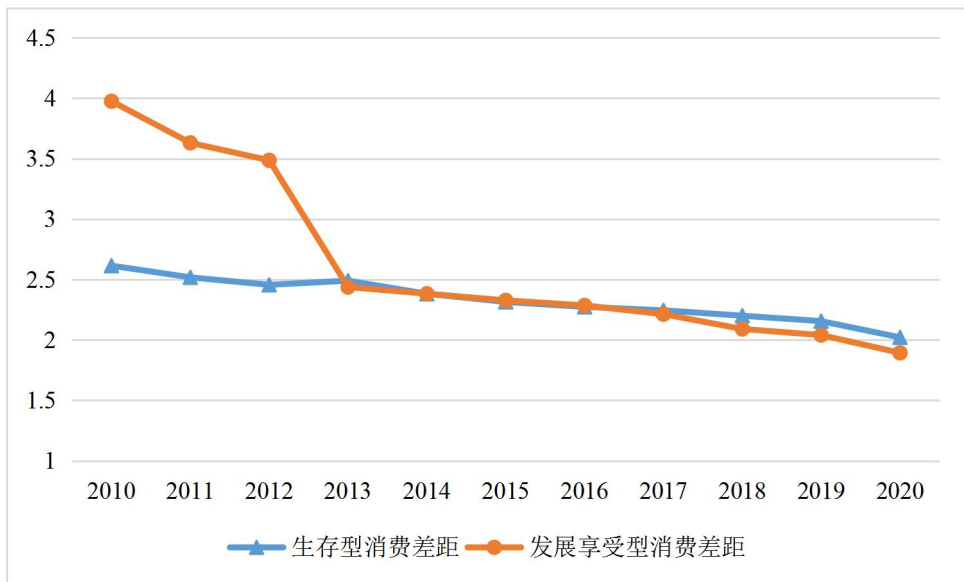


图 3-11 城乡消费结构差距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消费按结构划分可以分为生存型和发展享受型两种，其中，“食品烟酒”“衣着”“居住”三类消费的总和为生存型消费，“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及服务”五类消费的总和为发展享受型消费，据此在消费水平上的差距也可以按照这种分类方式划分为两类。图 3-11 为两种类型的消费差距在近十年的变化趋势图。可见，两种类型的消费差距都是逐年下降的，但相比之下，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的降速波动比生存型更大，尤其是 2013 年降速达到 30%。2013 年之前，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远远超过生存型消

费差距，随着不断下降，2017年之后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已经逐渐低于生存型消费差距。这说明人们已经逐渐开始重视温饱问题以外的精神层面的富足。

3.3 本章小结

本章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城乡消费差距的现状进行了分析与梳理，首先结合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历史发展及现状，总结分析出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三点特征，分别是农民工中从事第三产业的比重持续增加、农民工学历不断提高、农民工平均月收入逐年增加。接着本文对城乡居民总消费差距以及不同类型消费差距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发现我国城乡居民总消费差距整体上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U型变化，对于不同类型的消费差距而言，两种类型的消费差距在2010年后都不断下降，但发展享受型消费差距的变化波动比生存型消费差距的更大。

第 4 章 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实证分析

4.1 实证分析：宏观层面

4.1.1 数据来源、模型构建和变量说明

(1) 模型构建

本节使用 1998-2018 年大陆 30 个省（市、区）（西藏因数据不全除外）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回归方法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以及城乡居民各消费类型的差距进行宏观层面的实证研究。构建模型如下：

$$cg_{it} = \alpha_0 + \alpha_1 labf_{it} + \alpha_2 X_{it} + \lambda_t + \mu_i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cg 作为被解释变量为城乡居民消费差距， $labf$ 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为农村劳动力流动， i 和 t 分别代表省份和时间。 α_0 为常数项， μ_i 和 λ_t 分别代表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 ε_{it} 为随机扰动项， X_{it} 表示控制变量，分别有经济发展水平（ $lngdp$ ）、财政支出水平（ $finance$ ）、产业结构（ $industry$ ）、平均受教育程度（ edu ）、抚养比（ $raise$ ）和物价指数（ cpi ）。 α_1 可以用来衡量农村地区的劳动力流动水平影响城乡消费差距的效果，其值的绝对值越大说明影响效果越大。当 α_1 为正数时说明随着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规模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成正相关。当 α_1 为负数时说明二者为负相关关系。

(2) 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本章原始数据源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经过整理和计算后得到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出于对数据可得性的考虑，本文选取了 1998-2018 年中国 30 个省（市、区）（西藏、港澳台除外）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固定面板回归。各变量的具体衡量标准如下：1、被解释变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按照程名望和张家平（2019）、张彤进和蔡宽宁（2021）、Theil（1967）的做法^[47,48,49]，根据如下等式计算得到：

$$cg_{it} = \frac{cu_{it}}{c_{it}} \times \ln \frac{cu_{it} / peou_{it}}{c_{it} / peo_{it}} + \frac{cr_{it}}{c_{it}} \times \ln \frac{cr_{it} / peor_{it}}{c_{it} / peo_{it}} \quad (2)$$

其中， cu_{it} 为城镇总消费，由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乘以城镇总人口 $peou_{it}$ 得到； cr_{it} 为农村总消费，由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乘以农村总人口 $peor_{it}$ 得到； c_{it} 为总消费， peo_{it} 为总人口。2、解释变量：农村劳动力流动，遵循张志新等人（2018 年）的做法，根据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差值除以户籍人口数量来表示。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005141214203011041>